



陳彭年號九尾狐

丁南湖曰陳彭年以

冠註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六七

綱目續編定本

宋紀

真宗皇帝

山陰吳乘權楚材 輯

同 周之炯靜專 同

同 周之燦星若 同

日本石川鴻齋 標記

綱目丁巳天禧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目彭年敏給強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奸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

綱目續編定本

宋真宗

王會
知義
不知
異

辭音遭遇天子久居翰林清秘人舉其官衙為一條冰患得此官而諂附王欽若丁謂人識其性行為九尾狐嗚呼此譽之榮不足以雪此譏之醜矣

人。綱三月以王會兼會靈觀使。會辭不受。目王欽若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會有詔以會為會靈觀。見上卷。使會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會曰。大臣宜傳同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會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綱夏五月。以王且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且固辭。以疾故也。許之。綱秋七月。王且罷。目且疾甚。引對滋福殿。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

王且
薦寇
準

王且
諫相
王欽
若

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且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綱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目帝久欲相欽若。王且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且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為王子明。且遲我十年作宰相。綱九月。王會罷。目會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朔譖之。會會市賀皇后

王且識

王會

陳四明曰
按王文正
之碩德重
望可謂賢
矣然受美

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會命人昇預也對土置其門賀氏訴於朝遂罷會政事王且在告休假也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懼同音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在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即同音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綱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綱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且卒且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

可惜張師

珠之賜識
天書之誕
而不諫至
死而不能
以正自終
議者至以
失節馮道
為比惜哉
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
明乎大學
之道而求
至于此而
已曾子臨
終而易貴
曰吾得正
而斃焉後
之君子可

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且以為如何且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且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日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為且言之且曰且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且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

不俱諸

真宰相之言

王且不與劉承瑋節度使

王且悔不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且且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內臣劉承瑋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且曰承瑋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內臣不過留後節度留後也且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樹預藥也粥賜之及薨痛悼不已且遺令削髮披緇以斂同發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

諫天書

王且誠賢相王且所短君子不可不慎

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靜軒周氏曰前書以王且為太尉侍中參決軍國重事且既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職僅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何耶徇名責實也且碩德重望為帝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相也白璧微瑕其美珠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雷亦隨表賀此其所短耳故綱目特削其官止書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則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寵曉然見於書法之間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書之妄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

綱戊午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六月以曹利用

知樞密院事綱彗星見五卷出北斗綱秋八月立子

受益為皇太子更名禎赦自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

宋史卷之七 宋真宗

以書覆相

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

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郡王。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四度為

王友。未幾進封昇見上卷王。至是立為皇太子。綱冬

十二月張知白罷知白與王欽若議論多相失遂罷知天雄軍

綱乙未三年春三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在陝西西安府城南夏

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目巡檢朱能

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為天書時寇準判未與軍治

安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

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孫

門生勸

天書凡四見

爽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由是得召用矣。時欽若恩禮衰。商州今陝西西安府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以準代相。準之始名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倘入見。即發乾佑天書之詐。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雲間張時泰曰。抑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又見。至六年十二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凡四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尚不可得。天何為常秉筆以示真宗耶。何上天之不憚煩也。今焉宋之君相以天為愚物。而玩戲焉。其褻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

寇公
有愧
於門
生

丁謂
謂
此君子小

呂祖謙曰
王欽若罷
則寇準用
此君子小
人不可兩
立也以寇
準為相而
丁謂參政
此又君子
小人不可

號為剛直而亦藉此以復進者其意以為真宗
意向惟此而已其他不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恤
人言銳意甘為而俯首聽命以就功名焉正張
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為
然哉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之不若也嗚呼寇
公豈直有愧於益州而亦有愧於門生也由是
知寇公之剛特申樓
之剛耳何足貴哉

綱以丁謂參知政事謂因準稱譽平得致通顯雖
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徐起拂
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官長拂鬚邪謂大慙
恨遂成讎隙綱秋八月大會道釋于大安殿凡萬三
六綱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園丘
人

向敏
中大
耐官
職

共政也然
準當時不
可出矣方
其始召也
門生有勸
準三策者
其為準謀
則善而準
不悟何耶

大赦目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同舉為永制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夜麻見五五卷下帝以即位

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

謂平去二聲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靜也然矚諫其

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綱十

二月以曹利用丁謂為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為副使

綱庚申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目瑋沉

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垂也熟知羌情每

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

綱

南見月有兩

懷之。綱二月。帝有疾。不視朝。綱三月。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自咸平以來。宰臣
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自餘則止。書三公之
爵耳。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失。君
子不以小瑕掩大德。故雖書。綱夏四月。有兩月並見
景靈宮使而特具其爵如此。綱西南。綱六月。寇準罷。目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
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閒。見十一曰。皇太子
人所屬。視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卷二十七
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輔
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

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
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
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
太子太傅。封萊。今山東萊州府國公。綱秋七月。以李迪丁謂
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綱貶寇準知相州。目帝始
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
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
謂等因疎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
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

寇準
以天
書展

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
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
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
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
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
卿。知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八月。以任中正。王曾參知政事。
錢惟演為樞密副使。周起曹瑋罷。綱貶寇準為道
州司馬。目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會自
殺。準坐是再貶道州。今湖廣永州府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

李文靖
靖之言

袁了凡曰
宋世執政
未有兼東
官職者。天
禧末初命
宰相丁謂
馮拯兼少

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
黜。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
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志。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置。李文靖之言。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見上卷八。

綱九月。帝疾瘳。綱多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
留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目丁謂擅權用事。至除
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
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邪。會議二府

師傅樞密 使曹利用 兼少保參 政王曾副 樞錢惟演 皆兼賓客 前此所無 也謂等因 請師傅十 日一赴資 善賓客以 下隻日互 陪侍講從 之蓋居其 位則思任 其事稱其 職雖謂等 知之况餘

中書。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畱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

李迪 斥

劉筠 不草 制還中書 其不欲虛 受官職猶 謂等意也 而直氣勁 節係情元 良計培國 本誼凜然 矣今東宮 虛位而師 傅保以東

楊劉

人乎元世 祖以姚樞 為太子太 師。樞曰太 子未立安 可先有太 師。以所受 制還中書。 其不欲虛 受官職。猶 謂等意也。 而直氣勁。 節係情元。 良計培國。 本誼凜然。 矣今東宮。 虛位而師。 傅保以東。

見六一。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乞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畱。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畱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今江南廬州府。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綱詔太子參議朝政。目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

宮列衛者殆於閣部院奈何無一人以為言者

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於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開○乘空間處言之后深納焉綱以馮拯同平章事

綱辛酉五年春正月以張士遜為樞密副使綱冬十一月

敗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見上卷目欽若

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給臺上聲之

曰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與疾至京謂因言

丁謂給王欽若

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伏罪故貶

綱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

國事太子禎即位尊皇后為皇太后赦目王曾奉遺

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

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

皇大姐兩府中書樞密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

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右垂簾聽政丁

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

丁謂結雷允恭

王會
正色
立朝

恭密請太后降手書云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
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於是允恭
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
時倚為重

二公
未能

雲間張氏曰胡氏曰真宗景德以前足為繼世
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矯誣上天之主呂氏曰
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
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為最祥符以後
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
若之姦邪為最以為相道之關於君德者如此
噫二公之論固為當矣然亦未能探其本也蓋
當真宗欲興妖妄之時其意以為相臣德高望

探其
本

王且
功之
首罪
之魁

劉永新曰
丁謂姦邪
弄權罪有
之矣至坐
以包藏禍
心移皇堂
於絕地則

重者惟王且一人而已王且不言其非何憂乎
諫垣何慮乎史氏何畏乎在廷直言之士哉此
所以暗賄美珠以箝其口也且於是時若曰君
賜團不敢違君有過尤當直諫使如孫待制之
言羣臣必將眾口交附而真宗之意必為之潛
消默奪矣獨一欽若何能為哉夫何一受其賂
而遂為妖人之倡致使其君取笑於當時貽禍
於後世遺臭於萬年者且實為之也嗚呼且能
輔君德於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
祥符之後若且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綱夏四月貶寇準為雷州雷州今廣東司戶參軍李迪為
衡州今湖廣團練副使目帝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
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迪嘗諫立已見上卷遂誣以

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今山東初

居停非也謂從
主人邢中和之
恐未言以其穴
免宜子孫不
丁謂知其下有
改制水石豈以
草為絕地而
用其禍心
乎然非此
則謂不可
得而去謂
之見陷于
中和天使
之也天之
福善禍淫
自以時來
謂於此時
方自擬其

議竄逐主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
未免耳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諍學士呈
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際屬視先帝違豫之初
罹離此震驚遂致沉劇且使人迫迫行或語去謂曰
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
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齋就賜
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見上衆
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
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

以移就宜
子孫之穴
受復豈料
其以移就
有水石之
穴被鼠乎
天綱所及
冥然莫逃
也故君子
勉於為善
而已非耳
目心思之
所能周防
者一於於
天何可預
度哉

救準拜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綱六月內侍雷允
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目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
判司天監邢中和言於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
子孫但恐下有石與冰耳允恭曰上無子何不可中
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月日恐不及七月之
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之允
恭素驕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
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
太后意不然日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

王會獨對劾丁謂

謂唯唯委諾也。連遂命夏守恩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奏請待命。謂此同允恭依違不決。內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遣王會復視。會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合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怒甚。欲併誅。謂瑪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卽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任中正進曰。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

呂夷簡宰相

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洛陽并罷中正出知鄆州。見上。綱。秋七月朔日食。幾盡。綱。以王會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樞密使。目會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會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會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封泰。祀汾。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

識名於屏風
壁曰
壁曰
壁曰

識至其姓名於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
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雲間張氏曰祁奚之薦祁午謝安之薦謝玄曹
彬之薦曹瑋與夫蒙正之舉夷簡皆所謂內舉
不避親
註音 祁奚見四七卷四謝安見三三卷二
者也
襄公二十一年祁奚外舉不棄讎內舉
不失親謂舉其讎解狐舉其子祁午也

綱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戶參軍目初女道士劉德妙

常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見十九卷繫德妙內鞠

問之推窮罪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

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謂又作頌題曰混

冠準
以燕
待進何其
羊逆
謂何其起

謂何其起
孔子所謂
觀過知仁
於此可見

元皇帝賜德妙語涉妖誕遂貶謂崖州今廣東瓊州府司戶

參軍謂赴崖州道出雷州見十一卷寇準使人以一蒸羊

逆也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

仇乃杜門使縱博母得出候謂行遠乃已綱八月太

后同御承明殿聽政綱冬十月葬永定陵在河南府以

天書殉綱十一月錢惟演罷目初惟演見丁謂當國

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婚媼同寇準之斥惟演有力

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

中丞蔡齊言於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

蔡齊
訟寇
律

鞠詠 欲毀 自麻

豈可為姦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已。因擠謂以自解。馮拯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去聲劉美。見上卷二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治陝西延安府鄜州使知河陽府。見上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鞠詠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去聲右司諫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見五五庭毀之。惟演始亟去。綱以張知白為樞密副使。綱給兗州學田。目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兗州。今山東兗州府曰。

孫奭 請給 兗州 學田

孫奭 拱立 不講

周靜軒曰 商高宗學 于甘盤周 武王訪于 箕子古之 聖王好學 如此所以 國祚茂隆 于悠久也 仁宗即位 之初首御 經筵以稱

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百畝為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綱帝初御經筵。目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竹矚視及容體不正。奭即拱立不講。帝為去聲竦然改聽。

仁宗皇帝 初名受益。更名禎。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歲而崩。帝之初立。母后

臨朝。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事。慶曆以後。君子滿朝。恭儉仁恕。始終如一。然仁柔有餘。

文學其志誠可尚也蓋由王會諸賢為相爾特書曰初深予之也

王欽若 百官 敘進 圖

剛武不足是以常有夷狄之患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綱 癸亥。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秋九月。馮拯罷。曰。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議論多迎合上意。平居自奉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綱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曰。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綱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曰。詔許歸葬西京。洛陽

史臣曰。準論建太子。謂不可謀及婦人。謀及中官。謀及近臣。澶淵之幸。力沮衆議。竟成雋功。古所謂大臣者。於斯見之。然挽衣留諫。面詆同列。雖有直言之風。而少包荒之量。定策禁中。不慎

質劑

交子

所與致起懷政邪謀。坐竄南裔。勳業如是而不合厥終。所謂臣不密則失身。信哉。

綱 冬十一月。置益州交子務。曰。初張詠知益州。見上卷七

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咨。券也。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即今所謂合同。

周禮。大市以質。小市以劑。之法。一交一緡。貫也。錢以

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

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

轉運使薛田張若谷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

造者。帝從其議。立務於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

三百緡為額。

日食 呂東萊曰 不應 益州置交

子此一時 舉偏救弊 之政亦非 錢布經久 可行之制 交子行於 蜀則可於 他利害大 段不同其 故何哉蜀 用鐵錢行 旅齊持不 便交子之 法出於民 之所自為 託之於官

綱 甲子二年夏五月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中書

奉表稱賀。發明見上綱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仁宗即位之初首臨大學謁孔子乃所以知為國

明之先務而崇道之誠為可見焉其維持國本振作

儒風不亦宜哉故綱目綱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目

特表而出之深美之爾。綱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目

后平盧節度治山東使崇之孫女時張美人有寵帝

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綱 乙丑三年冬十月以晏殊為樞密副使。綱 十一月

王欽若卒。目 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

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

春秋 水書天

所以可行 也今則銅 錢稍輕行 旅非不可 以挾持銅 錢却便於 猪券矣豈 知昔者之 便而今日 之不便乎

珪同惡時人目為五鬼。見上卷姦邪儉 纖 偽誠如聖

諭。綱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目

太后微時。見上卷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

自河陽今河南懷名還長樞府旻殊言旻無勳勞徒

以恩倖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

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召者。

綱 丙寅四年夏六月大水。發春秋桓元年書秋大水

怨氣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是時帝

德幼冲初無過咎而大水之應壞民廬舍壓死數百

人非道之微乎變不虛生信哉目 京師大雨平地水

數尺壞怪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層理和調之也周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仁宗丘文莊曰以私天無二且思廢民無二三公義人君於母

綱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發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既不可以公義廢私恩明亦不可以私恩害公義太后雖仁宗之母而仁宗乃太后之君夫死從子禮之必不然豈可先率羣臣北面朝后然後受朝者乎仁宗雖全私恩亦廢公義豈

身張知白
生徒以教仲海延范
豈有踐祖
主宗祀也
三年以其
子為之服
也禮為家
之則不可
以臣道事
事之可也
后以子道

不深可綱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目殊從幸王清昭應宮見上卷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今江南寧國府尋改應天見上卷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以教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於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姦邪目之綱夏五月楚王元佐見六五四卒綱秋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

目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

宋仁宗

不傳

趙元昊襲甘州

罷諸土木營造。綱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開封府。

綱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

目知白為相慎名器見四卷抑傲倖每以盛滿為戒。

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卒諡文節。綱三月以張士遜同

平章事姜遵范雍為樞密副使。綱夏五月趙德明使

其子元昊襲回鶻見五卷甘州取之。明發夫李氏自繼

不恭父子相襲竊據西夏朝廷無如之何浸淫至於

元昊僭號稱王肆意無憚矣故綱目因襲甘州之事

特謹書之所以志其盛強之漸云。目元昊小字嵬危理性雄毅多大

略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準拙鼻也曉浮圖釋氏學

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於本國則

稱帝至是以元昊襲被回鶻奪甘州今陝西行都司遂

立為皇太子。綱秋八月水。

綱已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綱二月參知政事魯

宗道卒。目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

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眾不敢對宗道

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

魯宗道諫立劉氏七廟

廟

魚頭參政

和鼓

幸慈孝寺欲乘輦見卷八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詳之后遽命輦後乘輿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自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見九卷也卒謚簡肅綱張士遜罷目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利用憑寵自恣而士遜依違其間時人目之為和鼓利用既斥士遜亦罷綱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密副使目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朔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

復制舉諸科

廣義真宗
罷制舉諸
科者恐上
封事者言

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拜參政入謝帝曰先帝常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上聲唐開元天寶俱玄宗年號時事以聞帝然之綱復制舉諸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二月罷制舉諸科目詔復賢良方正等六科見上卷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高蹈丘園沉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綱三月給契丹流民田目

以災繼龍
出首相

京師地震

天書妖妄之非也今仁宗即位未幾遂復卷十六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兗州。目初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曾以首相罷出知兗州。今山東綱秋八月。以陳堯佐王曙樹參知政事。夏竦為樞密副使。冬十月。京師地震。綱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目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

范仲淹 受朝 太后 范仲淹 還政 太后

東頭 西頭

后壽於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疏曰：天子奉親於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疏入。不報。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補外。出為河中府。今山西平陽府蒲州通判。綱庚午。八年。秋九月。姜遵卒。以趙稹軫為樞密副使。目時政出宮掖。掖宮稹厚結劉美。見上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孔道
輔使
契丹

綱辛未九年夏六月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其母蕭
耨斤治國事。綱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等使
契丹。目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
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
王見四九為戲。道輔怒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
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去聲以禮
文相接。今俳戲也優倡也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
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道輔。孔子四十五
世孫也。綱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目時太后專政。

王氏曾曰
君從諫謂
明臣盡職
謂忠是時
太后專政
仁宗未始
獨對群臣
宋授慨然
上書直言
切諫則盡
職而忠矣
太后不能
容納出知
應天豈
從諫而明
之道哉

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
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見上卷

綱壬申明道元年春二月以張士遜同平章事。綱真

宗宸妃李氏卒。目李氏杭州今浙江人實生帝。太后

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

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

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疾革戰也乃自順

容婦官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

呂夷簡 厚表 李宸妃

呂夷簡 論 羅 敷

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諫。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於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綱：秋七月，王曙罷。八月，以晏殊參知政事，楊崇勳為樞密副使。綱：宮中火。延及殿，詔羣臣

薛奎 力諫 太后 享太廟 帝耕藉田

廣義祭祀 國之大事 婦人夫死

言闕失。綱：九月，復作受命寶。以舊寶為官所焚，故也。綱：冬十一月，夏夏州見上王趙德明是歲封德明為夏王卒。子元昊嗣。綱：癸酉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上見于東北。目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見五八見。然觀者皆以為彗。綱：太后有事于太廟。目太后欲被服，天子袞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袞衣，初獻。皇太如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綱：帝耕藉田。見二十一目命宰相張士遜撰謁太廟及躬耕藉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一 宋仁宗

二二

從子國政尚不可豫况天子衣冕而主國之大車乎書太后有事于太廟諫之也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官圖而號令嚴明恩威莫大下左右近習少所假借宮掖門掩太來嘗改后小作內外賜

世法乃止撰藉田記。綱三月皇太后劉氏崩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后稱制十一年至是后崩。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皆二諡。稱制加四諡。自此始。遵太后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帝始親政。罷創脩寺觀。賈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內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間諫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

故 于有節

目處 簡思 傾邪 后

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綱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目帝與呂夷簡謀以張耆即張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內侍都知閻文應見五八之。乃知事由郭后也。於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綱以李迪同平章事主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目迪自太后

呂夷簡先見之功

崩召還見上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
太后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大
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閣始中
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簽樞綱追尊
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廣仁宗待劉太后加厚
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
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
寺祭告易梓宮見二二三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
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

發明寇準
輔相具宗
有振安社
稷之功至
仰慰是追復官
俯愧爵加以褒
贈是亦公
詔宰論之不吝
相母泯者書以
得進予之宜矣
用慶

厚綱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冬十月張士遜楊崇
勳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
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綱十一月贈寇準中書令
綱復萊國公諡忠愍綱薛奎罷綱奎以疾罷踰年卒
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嗒不食家人笑
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爾尤能知
人范仲淹龐籍明鑄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
卒如其言綱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綱言者謂臺官
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怪宰相

官

廢皇
后郭氏

呂夷
簡主
廢無
郭后
之議

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故詔自今臺官
 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綱廢皇后郭氏謫御
 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目時尚美人楊美人
 俱得幸數朔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於帝前有侵后
 語后不勝升忿批之手擊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
 帝大怒內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
 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
 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
 以怨懟坐廢見二一卷四一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

孔道
輔范
仲淹
等諫
廢郭
后

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
 淨妃五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
 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
 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
 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闢
 不為去聲去通道去輔扣還鑼也門也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
 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
 等至中書語去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
 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

丁南湖曰
天聖明道

朝廷一舉而兩失
謂道輔尤為稱首又帝廢后引議慷慨綱常賴以扶植者多矣道輔又勗以清潔聞

間天子既長而母后稱制可為一太息也
 主盟國是者幸有諫官孔道輔鞠詠劉隨曹倫古皆端人正士
 天下皆以直道許之。簽書河陽見上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
靜軒周氏曰。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天聖二年。書立皇后。郭氏至。是已越十年。未聞其有失德。何為遽廢之耶。仁宗偏愛妾媵。疎斥正妻。又惑東簡之譖。而廢之。則於夫婦之道。乖焉。嗚呼。宰相代天理物。獻可替否。君行不義。弗克匡救。豈可助之以行不義乎。書廢

子宗翰以治理著而三世之賢得非先聖之遺澤乎
置崇政殿說書

而不書有罪。則見廢之。不以其禮為可知。如漢景廢皇后。薄氏義同。道輔等身當言責。上言極諫。是蓋盡職而忠於所事者也。言而不聽。復致謫貶。果何謂哉。綱目備書之。不再貶而惡自見。
 綱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目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祇候。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綱秋七月。趙元昊反。寇環慶。見上綱八月。有星孛于張翼。目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美人尚氏入道。楊氏安置別宅。綱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綱九月。立曹氏為皇后。目

后彬之孫女也。御史裏行孫沔免請終莊獻劉太喪

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亦以為言。不報。

綱乙亥二年春正月作通英延義二閣。目孫奭嘗上

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寫無逸篇

於閣屏。無逸周書篇名見三卷六**綱**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

務。目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同紳。二

一卷盡懷緘默。乞少霽祭也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

二二知衡山縣。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曰。深

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

作通英延義二閣

孫沔盡職

英宗

具官而書

復譏在宗

之不

禁畫嚴。乘輿天遠。未見款召名臣。清問外事。詢祖宗

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脩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

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思。品藻賢哲。

逐刺史縣令老儒貪殘之輩。以利於民。罷公卿大夫

諂佞詭誕之士。以肅於朝。簡掖庭宮中之幽曠。以求

錫羨。漢書圓靈錫羨謂天錫餘福延及後昆也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

昵。銀入近之私。書奏再責監永州今湖廣酒務。**綱**一

月。育宗室允讓子宗實于宮中。義重國本也**目**宗實

太宗之曾孫。商王元份賓之孫。江寧今江南節度使

允讓之子也。帝未有儲嗣，取入宮，命皇后拊鞠養之。生四年矣。綱李迪罷。呂夷簡因事以傾綱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參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院事。王德用韓億同知院事。綱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綱冬十一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目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答之，辭意悽惋，帝亦悔焉。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冊，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祝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

歐陽脩 賂 杜衍

歐陽脩觀 于四歲而 孤母鄭氏 守節教育 之舉進士 甲科仁宗

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斂葬，而停諡冊，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治廣東廣州府死於道。綱詔錄五代及諸國後。目御史臺辟舉也石介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偽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脩賂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於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未履臺門之闕，已用言事見罷，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

時為諫官
論事切直

韓琦范仲淹相繼罷

去脩上疏極諫出知

翰林學士

事盡心匡

策立英宗

熙寧初以

太子少師

致仕自號六一居士

卒贈充國公諡文忠

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綱丙子三年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

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脩于外。詔戒羣臣越職

言事。目仲淹以呂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

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

如此則私。况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

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

汴封府宋都也。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

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

范仲淹脩多所著
論四述文章名
冠天下

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大

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見十八

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

夷簡訴仲淹越職言事離間。君臣引用朋黨。仲淹

對益切。由是落職。知饒州。今江西。集賢院。校理余靖

上言。仲淹以譏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

在陛下聽與不聽。爾安可以為罪乎。陛下自親政以

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

監筠州。今江西。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

余靖疏救
范仲淹

尹洙疏救

范仲淹

歐陽脩 賂書 高若訥

李紘 王質 飲饒 范仲淹 蔡襄 賢作四

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今湖廣武昌府酒稅館閣校勘歐陽脩。賂書責司諫高若訥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脩坐貶夷陵。今湖廣荊州府夷陵州金時朝士畏宰相無敢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宏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去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仲淹字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平聲仲淹。靖洙脩而譏。若訥都人相傳。

不肖詩

契丹初殿試進士

寫粥同書者市之得厚利。御史韓縝。軫希夷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者從之。

雲間張氏曰。抑觀夷簡自執政以來。無一可觀。但能力主廢后。排斥忠良而已。嗚呼。其立心造意如此。誠有負於所薦者多矣。

綱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綱十一月皇太后楊氏

崩。諡曰莊惠。綱李諮卒。以王德用知樞密院事。章得象

同知院事

綱丁丑四年夏四月。呂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目初

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居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七 宋仁宗

三十一

廣義夷簡不能謙遜

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於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薦齊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綱以王隨陳

地震

而背本固可罪矣而曾也亦少包荒之量焉

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巖宗同知院事綱冬十二月地震目京

師及定襄

今山西太原府定襄縣

并

兵即太原府代州忻州

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

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

以直史館葉清臣素范仲淹等皆得近徙

綱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求直言目時有衆星西北

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蘇舜欽言臣觀

國史見祖宗日日視朝

口幹晚

是日方罷今陛下春

秋鼎也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

蘇舜欽

韓琦言事切而不迂

親也。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歛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非諸諛近習之織人。細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求圖。疏入詔。復日御前殿。綱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目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朔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以子綱為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疏。綱以

范仲淹服計除丁謂

張士遜章得象同平章事。王黼李若谷參知政事。主博文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王博文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綱冬十月。趙元昊稱帝于夏州。見上。綱十一月。沂夷。今山東兗州府沂州。公王曾卒。目贈侍中。諡文正。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書堯典。明明揚側陋。注。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邪。仲淹服其言。

王會 社稷 臣

德業此其 功著兩朝 所以證文 正也且曾 生靈不凡 上應天象 將變之前 一月大星 降地而曾 亦自知其 兆云

王德 用以 狀之 龍

史臣曰方仁宗初立莊獻臨朝將有專制之患 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習不敢窺覲而仁宗 君德日就莊獻亦全令名 古所謂社稷臣於斯見矣

綱十二月京師地震綱以夏竦為涇原今陝西平涼府秦今陝西

西鞏昌鳳今陝西鳳縣安撫使范雍為鄜今陝西

延即延州環今陝西慶陽府慶即慶陽府安撫使經略夏州

綱已卯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募民入粟計

書蓋所以譏宋之國窘耳然則元昊也何以

有天下者可不節其財用乎綱五月罷王德用以

夏守贊賓知樞密院事自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

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皙亦白也人皆

狄青 保安 之捷

袁了凡曰 王德用不 怨詆已者 惜孔道輔 為忠臣狄 青不怨曾 已者處劉 易如平昔 二人之德 宇遂矣殆 皆相材也

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始祖也且得士心不宜久

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今湖廣德安府家

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綱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綱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

綱以王巖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綱夏人寇保

安軍巡檢指揮使狄青擊敗之寇保安者元昊耳

是時西賊陸梁邊陲騷擾而狄青獨有保安之捷捷

他日建功立業則又不言可知矣故特喜而書之綱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寨

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米 震懼

貌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治延安府保安縣鈐指轄盧守勲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見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今陝西鞏昌府命圖形以進。

冠註網鑑易知錄評林卷六七

冠註網鑑易知錄評林卷六八

山陰吳乘權楚材輯

綱目續編定本

同周之炯靜專同

同周之燦星若同

日本石川鴻齋標記

宋紀

仁宗皇帝

綱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朔日食。日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知諫院

廣義曰食正且天變之大者也慶賀正且

富弼

細微之常事也張士遜章德象執政而應變如此其與鄭公之識見高下蓋可見矣

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綱元昊寇延州見上卷副總管劉平石元孫戰沒二月貶范雍知安州今湖廣德安府綱以夏守贊為

魏公

初元昊詐乞和范雍信之不為備元昊攻保安軍乘勝抵延州城下平與元孫敢勇當先遇賊

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鈐轄綱除越職言事之禁從富弼之請也綱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綱議者謂魏公開氣所生觀其目初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今浙江紹興府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

仲淹

被執雍召兵入援閉門自守而已

曹瑋

遠識

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綱三月王韶陳執中張觀免目天聖仁宗即位年號中韶使河北道名治直過真定今直隸時曹瑋為總管韶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房房韶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覘見上趙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韶未以為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朔問邊事韶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韶始歎瑋之明識綱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

張方 平上 平戎 十策

承同知院事。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以夏竦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贊、王守忠還。綱元昊陷塞門，諸砦同。目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為宜屯重兵河東。今西太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渭州而興州，今陝西原府。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渭州而興州，今陝西夏衛即夏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麟州今陝西元昊都也。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麟州今陝西縣。府府州今延安。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見五卷。之道也。宰臣呂夷簡見之謂

大科 得人

小范 老子 不比 大范 老子

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綱六月，以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秋八月，守贊罷。以杜衍同知樞密院事。綱以范仲淹兼知延州。目延州。見上。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仲淹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敵衆寡，使更耕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今山西平同華州。今陝西西安。中下戶租稅就輸

任福之捷

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小城也。所以望烽燧。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綱**九月。李若谷罷。以宋綬。晁朝宗懋參知政事。以晏殊爲樞密使。王貽永。杜衍。鄭戩。剪爲副使。**綱**元昊寇三川諸砦。環慶見上卷副總管任福攻其白豹城克之。**目**元昊之寇三川今延安府洛川也。韓琦使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三縣也。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在夏州界。平明克之。破四十族。

種世衡城青澗

焚其積聚而還

靜軒周氏曰。韓琦料敵之心。至是可見矣。元昊之寇三川。官軍不爲捍禦。乃使任福夜攻白豹。破其族屬。焚其積聚。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師貞丈人吉無咎。韓琦有焉。註音師貞丈人吉無咎。易師卦彖辭言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

綱鄜州將種世衡城青澗。**目**時塞門諸砦既陷。

鄜州今延安府判官種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

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

左可致河東。見上之粟。北可圖銀。見六十五夏州之舊。

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

當十錢

韓范戰守二策

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也石一畚本盛土器以世衡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今延安府青澗縣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綱冬十二月宋綬卒綱鑄當十錢助邊費也

綱辛巳慶歷元年春正月詔鄜延見上卷會

兵討李元昊不果行范仲淹奏主招納韓琦

靜軒周氏曰當時戰守二策迄無定論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為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破扈朝廷每存姑息况元昊入寇邊城陷沒

韓范之是非斷

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示削弱無補於事堂堂中國將多兵衆元昊舉族而行不過五萬併力攻之賊必破滅顧乃縱其猖獗保境自守喪師失地閱歲無休豈不失策之甚哉故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綱目明矣

綱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目元昊

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去聲

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

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兵整

也而自行上聲邊綱二月元昊寇渭州在福與戰

韓琦
戒任
福

于好水川。敗死。貶韓琦知秦州。韓琦行邊至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元昊果遣衆寇渭州。今陝西鞏昌府薄博。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治鎮原縣。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上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參軍事。涇原上都監桑懌為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并兵自懷遠趨德勝砦。在平涼府白寧州。至羊牧隆城。在平涼府隆德縣。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鐸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

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敗走日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謀之細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博迫也。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在鎮原縣。觀英屯籠給川。相距五里。約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伺敵之人言夏人有砦不多。詰且。明且也。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

任福發銀泥合懸哨家

鮑老旗

將方知。遂敵計。勢不可阻。遂前格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同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哨吹復也。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其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鐵去聲。塹。阮也。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短。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

仁宗有愧唐憲

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鬪。鎗鏃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英珪。傳皆死。士卒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奏至。帝震悼。為之肝。幹。日。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吸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徙知秦州。今鞏昌府秦州。綱。三月。貶仲淹知耀州。仲淹志在招。納通書元具。以致曠日持久。邊備益疎。不為無過。故書貶。而削其官。然專任為難。任事不易。仁宗因浮言搖奪。疎斥忠賢。則其愧唐憲。專任。裴度。以成。旨。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

宋庠了凡曰請斬宋庠即宋范仲郊也以文學致位初不知任事之難因文

正一敗卒請斬之史稱其練習故典遇事輒分別是非豈其然哉

元昊輕侮如此

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今陝西西綱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目時夏竦判永興軍。治陝西西安府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邠州。見上執中屯涇州。今平涼府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綱五月，宋庠鄭戩罷，皆與呂夷簡不合罷。綱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為樞

分陝西路

龐籍治延州

密副使。綱秋八月，元昊陷豐州。故城在陝西榆林衛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改竦判河中綱分陝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汾、范仲淹、龐籍兼經略安撫招討使。目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俱見上為四路，各置使。時琦知秦州，汾知渭州。見上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自元昊反，延州城皆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戊辰，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在延安府延長縣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主信築龍安

范仲淹治環慶

范仲淹築大順城

若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吳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會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上聲。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峒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鐸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塞名在陝西慶陽府西北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

范仲淹保捷軍

白豹城在西夏地界范仲淹建議取之築此金湯城在延安府皆截然屹立

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成而白豹見上金湯城名在延安府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貫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無失所向有功矣

綱壬午二年春二月置義勇保捷軍目詔選河北見上

諸州強壯者為軍刺威手背為義勇字各營於其

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

鳳見上路義勇為保捷軍綱三月晁宗慤罷綱契丹來

求關南之地夏四月遣知制誥富弼報之且契丹主

關南之地石晉所割

後為周世宗所取

耶律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見六十三

以南十縣地。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未翰林學士劉

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

其子。且令呂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弼

得命。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

去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

勞。奈何。遂以官爵賂之。遂往。綱五月。以大名府。見上

北為北京。契丹聲言南下。呂夷簡請建都大名。示

六月。以王德用判定州。今直隸真定府定州。以

呂夷簡堪為宰相。則名府為北。京簡之諸父而實猶親父也。富弼

富弼

固宜愛敬弼矣。而反

死。獨何歟。君子謂夷

之父諱言

為蒙正之

門客。弼自

少學於呂

氏蒙正。愛

之。嘗曰。此

兒他日名

位與吾相

似而勲業

遠過於吾

則夷簡體

諸父之心

固宜愛敬

弼矣。而反

欲擠之。虜

庭以致其

死。獨何歟

君子謂夷

秋七月。任布罷。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

殊同平章事。綱富弼還。復如契丹。目弼至契丹。見契

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去聲垂四十年。一

且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今山西

代增塘水。謂沿邊疏濬。治城隍。隍。城下。籍民兵。將以何

為。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

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宗真之大德乎。澶淵

州。之役。見六十六卷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

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

綱

簡此舉有三罪焉。違逆諸父是不肖也。賊害忠良是不仁也。但欲快其私忿而不顧國家之成敗是不忠也。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五代石敬瑭欺天叛君，末帝李從珂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物。忍去聲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提舉四方之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雁門者，備元昊也。塘水

富弼却割地

始於何承矩。太宗淳化四年，何承矩為河北屯田事，制置使開塘泊種稻田，民賴其利。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曰：晉以盧龍治直隸永平府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見六三卷十二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

富弱却求婚

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出降齊濟平。送不過十萬緡民錢也。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

富弱啓視

富弱啓視

李丹後曰
前輩謂讀
國史至區
鄭公奉使
一事未嘗
不私切倦
倦也方契
丹擁重兵
壓境使者

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辭於政府。既行。次樂壽今直隸河。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間獻縣。書辭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補平聲。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雲間張氏曰。昔盧杞之陷顏真卿。讀史者每為之太息。夷簡何為而踵其故。智邪。嗚呼。真卿死。

盧杞

之來詞意

惇慢擇所

報聘無敢

行者獨窮

公教然請

往忠激於

心義形於

色以單車

入不測之

於希烈鄭公不屈於契丹事雖不同而忠義則

同也若夫夷簡之事仁宗首倡廢后之謀繼以

排斥忠良今又欲陷鄭公君子原

情定罪不當置夷簡於盧杞之下

綱九月暨也契丹平日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

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去聲我之辭當曰獻

弼曰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為

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

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

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或不得

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

故智

富弼

却獻

納二

字

而服其心

無一語少

屈鄭公所

以能為是

者人皆謂

其博洽多

聞之功余

二字

以死

拒

獨有取於

入對便殿

之數語壯

矣哉主憂

臣辱臣不

敢愛其死

之言深潔

乎與秋霜

烈日爭嚴

推是心也

事求其必

濟功求其

必成雖鼎

鏤在前而

有所不避

雖甘言重

幣而有所

不能誘鳴

獨有取於

入對便殿

之數語壯

矣哉主憂

臣辱臣不

敢愛其死

之言深潔

乎與秋霜

烈日爭嚴

推是心也

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

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

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

是歲增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

與契丹自是通好如故

分界處

定府新城縣宋

宋仁宗

十三

綱鑑易知錄

呼雖古之
良使何以
加諸

雲間張氏曰鄭公之使契丹其忠義之言溢於
簡冊至今讀之令人慨慕孔子曰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鄭公有焉乃若夷簡之於鄭
公將以死之適以生之將以毀之適以譽之噫
九原可作蓋當
起夷簡而愧之

綱元昊寇鎮戎軍見上副總管葛懷敏會兵禦之敗

死元昊遂大掠渭州見上綱冬十一月以韓琦范仲

淹龐籍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目初翰

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土疏論兵因言韓

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見上及葛懷

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乃復置陝西路經

王堯
臣堯
韓范

寒心
破膽

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見上之事置府涇州見上益

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

撫使以文彥博帥秦州滕宗諒帥慶州張亢帥渭州

秦慶渭俱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陝西四路招討等使

見上八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

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閒久

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明

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

犯邊境邊人為去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

宋仁宗 十四

之語

孫復 著春秋 王發 微

富弼 張陽和曰 不顧 富弼可謂 忠矣有難 不辭勞亦 富弼 不發 家 有功不言

○ 綱 ○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綱 ○ 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

○ 綱 ○ 為國子監直講。○ 綱 ○ 復晉州。○ 綱 ○ 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 綱 ○ 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 綱 ○ 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綱 ○ 以富弼為翰林學士。辭不拜。○ 綱 ○ 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

立四

仁宗 前 賜呂 勇簡

賞當契丹 求地人心 洵洵病教 然入對曰 主憂臣辱 臣不敢受 其死伏節 出疆難女 死男生有 不暇顧焉 及虜言結 好疆場無 虞以為翰 林學士又 賜呂 勇簡 本意敢受 皆采始終

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綱 ○ 癸未三年春正月元昊上書請和。○ 綱 ○ 自稱男邦泥定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臣元卒。○ 綱 ○ 書父吾祖也。○ 綱 ○ 如可汗號。○ 綱 ○ 可汗見五一卷。○ 綱 ○ 二月立四門學。○ 綱 ○ 三月以呂夷簡為司徒同議軍國大事。○ 綱 ○ 先是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髡○ 綱 ○ 髡。髡。髡。上。可療疾。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毅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元子與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六 宋仁宗 一

言路
開而
正人
得
得
之初

勤勞亦未嘗自以為功也仕易
寒之六二
曰王臣寒
寒匪躬之
故諫之九
三曰勞謙
君子有終
吉富福有
之矣

國大事。綱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弼固辭不拜。綱召夏竦為樞密使。綱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余靖為右正言。發仁宗以歐陽脩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為右正言則言路開而正人得矣觀脩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廣其彙征吉蓋言君子同類揭而書之意有在矣。義其彙征吉蓋言君子同類而進則吉也今以衆君子而。註音泰之初九見。任言責其得泰之初九者乎。註音泰之初九見。目增置諫官以脩等為之。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脩等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

歐陽
脩朋
黨論

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脩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滄滄詩小雅小旻篇滄滄訛訛注滄滄相和也訛訛相訛也。訛音紫。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之貶饒州見上卷脩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退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脩乃進朋黨論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

歐陽脩何處得來

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綱夏四月。以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綱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為樞密使。目初召竦諫官。

王拱辰引宿畢說

歐陽脩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姦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中書樞密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居後裾。衣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為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今河南鳳陽府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辨。乃徙判并州。今山西太原府。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

良醫不得盡術

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見五九二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

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孫沔則言語以為階此坊

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易拔茅茹註入音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距見二十五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為此鬼怪輩壞怪事也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帝禱于西太乙宮太乙見十是日雨綱呂夷簡罷目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良廢直道以姑息見六四為安以避諂為智彙而易制者升為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為羽翼是張禹

丁南湖曰亂之所生也石介以易教授而聖德一詩

元規 藥石 之言 蔡襄 劾呂 夷簡

范仲 淹上 十事

雖云難直 胡不以亂 階為諱乃 致夏竦脚 之幾乎發 指於身後 耶按介樂 善嫉惡固 可取但其 出入大臣 之門招賓 客預政事 喜名聲人 多謂其不 自安此所 以狂言而 致禍也

漢成帝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唐玄宗朝姦相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孫河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中書樞密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尚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綱**秋七月。王舉正罷。八月。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目**帝方銳胃意太平。數朔問仲淹以當世事。又為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脩武備。

歐陽 脩請 立按 察之 法

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契丹仲淹主西事。元昊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綱**以韓琦為陝西宣撫使。九月。任中師罷。**綱**冬。十月。以張昞溫之王素等為都轉運按察使。**目**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既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三丞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為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

一筆 句之 一家 哭何 如一 路哭 河北 兩赤

唐義范文 正富鄭公 千載偉人 也觀二公 論勾官之 一事則知 其識見亦 不能無軒 軒矣

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即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盪之等首被茲選盪之河北治直隸大名府王素淮南治江南揚州府沈邈莫京東東京開封施昌言河東治山西太原府李絢京西西京洛陽○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句之弼曰一筆句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遂悉罷之綱十二月河北雨去聲赤雪河東地震

雪 趙師 民諫 趙師 民諫 趙師 民諫 趙師 民諫

諫官孫輔 上疏曰赤 雪者赤膏 也人君舒 緩之應地 震者陰盛 也陰之象 為臣為後 官為我狄 盛則陰變 而動矣天 地災變固 無虛應陸 下救舒緩 之失莫若 自主威福 時出英斷 以懾姦邪

綱甲申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即不復進見是以為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為之世臣愚以為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綱三月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目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朔言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

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我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立學 選教 授 科舉 新法

祁等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効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士著見二十四卷二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貢士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

作大 學 孔子

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見四八二五墨帖試明經同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綱夏四月作太學五月帝謁孔子目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纔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為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既備帝謁孔子故事止肅揖手至地肅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江今

胡瑗立經義治事二齋

南揚州人胡瑗院為湖州今浙江湖州府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式

靜軒周氏曰善治天下者莫大乎育賢才而崇先哲仁宗自三月詔天下立學行科舉新法則育賢才之道著是月作太學謁孔子則崇先哲之義隆其所培植國本振作斯文而為有宋盛德守文之主豈不從可見哉

夏竦使女奴陰習石

丁南湖曰君臣父子夫婦為三綱存之者

綱元昊復遣使來上表綱六月以范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目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屬祝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為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與致太平然更張見三十三卷三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語聲也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見四十九上聞帝

介者

大封宗室

以有良心耳彼夏竦害忠良壞國事是不臣也乃父承皓力戰而死亦忠義矣竦以奸邪繼之是不子也且多內寵致妻楊氏構訟是不夫也噫一心傾險則綱廢而百行乖有如此

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

請行見上邊綱秋七月大封宗室時祖宗之後未有

議封秦王廷美子德文為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

為汝南王燕王德昭孫從葛為穎國公岐王德芳孫

從照為安國公同時綱八月以富弼為河北宣撫使

封王公者凡十人綱弼請也弼及范仲淹既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

得濮州今山東東昌府濮州通判綱許公呂夷簡卒綱諡文靖

自莊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

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

獨成郭后之廢遂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

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屈伸舒

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朔為言者所詆而帝

眷倚不衰

呂夷簡慮思補過

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乘揄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註收之乘揄見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註二十卷六

綱九月晏殊罷綱殊剛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

為世推重綱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為

宋仁宗

杜衍
封還
內降

契丹
西京

樞密使陳執中參知政事。杜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閣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去聲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綱冬十一月。詔戒朋黨相訐。綱契丹以雲州今山西大同府為西京。綱十二月。冊元昊為夏國主。元昊帝其國中自若

綱乙酉五年春正月。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主貽未為樞密使。吳育龐籍為副使。目仲淹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

王益柔
上傲
歌

袁了凡曰
君子以仁
合族而以
義防之以
明教也。婦
無二夫者
義也。范文
正公為義

二人在朝所為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俱去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魚。實集賢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

田以明族而有再嫁之恤何也世降而教衰婦於人者其不能以貧居也子思之母嫁於衛明道之婦嬪於王夫豈無家範勢不行矣公以為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哀也故為之法使

大事何限俱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今湖廣安陸縣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秘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今山東兗州府仲淹知邠州今陝西邠州弼知鄆州今兗州府鄆城縣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仁宗自壞萬里長城

亦得以浩吾餘亦仁者之用心也

雲間張氏曰仲淹之服西夏富弼之使契丹其豐功偉績豈惟當時之罕及亦後世之所難能也夫何仁宗一聽讒人而遽罷二公耶況乎二公無罪可徵特指其與杜祁公為朋比而去之耳噫若仁宗者可謂自壞其萬里長城者也其不智孰甚焉
綱三月罷樞密副使韓琦注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今江南揚州府河東轉運使歐陽脩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竊為陛下惜之

宋仁宗

尹洙振起古文

王敬所曰任子濫則朝命輕廢勸疎則官

羣邪益忌脩因傳附致脩罪左遷知滁除州今江南
○知慶州今陝西尹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
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
脩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
閒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綱罷科舉新法綱范
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
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
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及詔前
所更令悉罷之綱夏五月章得象罷得象上章求去
遂出知陳州

夏竦報石介

邪伏科法亂則人才弱宋三事之不可不變此庸人能辨之者仲淹之相不知格君心之非而先於庶事固非伊周之佐然其不顧身家之怨而力革三事不可謂非忠臣也群小不便謗言

綱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參知政事丁
度為樞密副使綱冬十一月罷京東安撫使富弼綱
滁州見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介書時
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弼遣介結契
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為內應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充
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
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免遂罷弼安撫使貶孫
復監虔州今江西贛州府稅介子孫羈雞管他州
綱丙戌六年秋八月以吳育為樞密副使丁度參知

政事

朋與仲淹
朝罷命而
三法者已
夕更矣快
小人之
養積久之
弊可慨也
夫

綱丁亥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綱以夏竦同平章事尋改授樞密使綱竦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脩竦前在關中即西安府見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故改之綱以文彥博參知政事高若訥為樞密副使綱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日雨綱帝出禱雨於太乙宮見上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決綱冬十一月貝州見六二卒王則據城反以

給筆
札即
坐對
詔
陳執
中不

賊縱火牛
官軍以槍
中牛鼻牛
逐攻賊賊
大潰

明鎬為河北安撫使綱太子太傅致仕李迪卒諡文定綱戊子八年春正月以文彥博為河北宣撫使明鎬副之閏月執王則見五五送京師誅之以彥博同平章事綱夏元昊卒綱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藏氏所生也養於母族訛龐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諡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藏氏為皇太后綱三月詔羣臣言時政闕失綱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即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

文學少
張方
平夜
對半條

祥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中書樞密歸而上之
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
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
詰乞且也明且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
邊恤刑二事綱夏四月冊諒祚為夏國主目夏遣使
來告哀朝廷及契丹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
弱母族專國以節餼啖淡也餌其三大將使各有所
部分以披中也其勢可以得志陝西安撫使程琳曰幸
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帝乃遣使冊

宋襄
陳餘
之仁
義

諒祚為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

雲間張氏曰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
果何益於人國也哉於時即當與師問罪則夏
國立可郡縣矣不此之務而乃為煦煦宋襄見
煦子子之事此議者所以深惜之也註四卷十
二陳餘見九卷十六煦煦子子
韓文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

綱罷丁度為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知政事目度以

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殿學士以授

之度性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朔論天下事未嘗及

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且薦其才可

大用帝遂以代度綱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以宋庠

文彥
博薦
明鎬

何郊
劾夏

富弼
始終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八

為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日殿中侍御史何郊談論
疎姦邪不可任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
方坐便殿。趣促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
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免之。乃出知河南。綱六月。明鑄
卒。綱河北京東俱見上大水。綱冬十月。以美入張氏
為貴妃。

綱已丑。皇祐元年春正月朔日食。綱二月。彗星。見五
三見。綱夏五月。加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辭不受。綱
富弼始終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
受。今救荒歉有功。加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

勞謙

富弼
公青
州救

業

之心乎。後之頗竊寸功。矜已誇人者。豈不誦勞謙有
為富弼之罪人哉。直書不受深予之也。誦功勞而
能謙也。易謙卦三爻。曰。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
州。今山東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
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

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也。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
給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為去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
人持酒肉飯糗。丘上聲。糗。乾飯也。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為盡
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

者為大家。俗作葬之。自曰叢家。及麥大熟。民各以遠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八 宋仁宗 二七

粟民食粥

幸後苑觀刈麥

廣義仁宗此舉正無逸所謂以勤而居逸者也綱目書此以昭千古之美不亦宜乎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十一

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寺之蒸為疾疫。及相陷藉，藉或待哺，食也。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帝聞遣使褒勞，去聲。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綱：帝幸後苑觀刈麥，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毀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綱：六月，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綱：帝以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

周靜軒曰：仁宗之觀刈麥，非玩物喪志者，比焉觀其宜諭輔臣之言，其務本抑末之心，可見矣。又豈聞臺問察者所能彷彿耶。

寵之，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為相者，毋得除。後昌朝以山南東道治湖廣襄陽府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講乾卦。帝曰：將相待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綱：秋八月，陳執中罷。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綱：以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為樞密使。梁適為副使。綱：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綱：汰諸路兵。綱：九月，廣源州今安南國諒山府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寇邕州。今廣西南寧府。綱：罷武舉。

綱鑑易知錄

卷之八 宋仁宗

三十一

唐介
等諫
除張
堯佐

胡瑗
定雅
樂

綱庚寅二年秋九月大享天地于明堂。敕明堂乃
官非享祭之所蓋郊祀之禮國典攸存而大享天地
於明堂此何禮也凡祭祀常禮則不書此特書之者
所以著綱冬十一月詔外戚毋得任二府。目時張貴
其失也。如寵冠貫後庭堯佐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
羣牧四使殿中侍御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整吳奎
等力爭諱之中丞王舉正又畱百官班廷論故有是
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綱閏月詔太子中舍致
仕胡瑗定雅樂。

綱辛卯三年春三月宋庠免以劉沆沆上參知政事。

草木
之異
焉足
尚

唐介
獨抗
言
唐介
劾文
彥博

綱夏六月詔州郡勿獻瑞物。目知無為軍治江南廬
州。茹孝標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草
木之異焉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綱冬
十月以張堯佐為宣徽南院使。貶殿中侍御史裏行
唐介為英州別駕。文彥博免。目堯佐復除宣徽使。知
河陽今河南懷命下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
河陽慶府孟縣為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
劾文彥博知益州今四川。目造閒金奇錦緣閣侍通
宮掖掖宮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

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

而相富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以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今廣東肇慶府陽春縣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日取其疏入改英州今廣東韶州府英德縣而罷彥博知許州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吳奎亦以介黨出知

唐介

獨立敢言人所難去

密州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辨綱夏竦卒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為樞密使梁適參知政事王堯臣為樞密副使

范仲淹

為我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

綱壬辰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汝南今河南汝寧府公范仲淹卒目贈兵部尚書諡文正仲淹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見上慶見上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其卒也哀號如父

淹求

用時人以

呂中曰先儒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觀其所學以忠孝為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

朝人
一物第

尹洙
范仲淹
狄青
左氏
春秋

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為必盡其方曰為之
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不在我者雖聖賢
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詐成敗利鈍之誠心也
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仲淹已即世豈天未欲
平治天下歟

綱儂智高陷邕今南寧府橫今南寧府諸州遂圍廣州今廣

東廣州府詔鈴掛轄陳曙等發兵討之綱以狄青為樞密

副使目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

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

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

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

狄青
面涅

十餘年而顯貴面涅面刺字以青涅之猶存帝嘗救青傳敷

樂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

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畱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

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今陝西延安府召拜副使臺諫王舉

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綱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今廣

西平樂府九月以孫沔為廣南安撫使綱以狄青為荆湖

宣撫使督諸軍討儂智高目智高寇擾日甚帝以為

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見桂今廣西節度使帝將受

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

狄青
討儂
智高

諫納
梁適

綱鑑易知錄 卷六十八 宋仁宗 三三

儼智 高 龐籍 龍籍 任狄 青

不問 傑起南北 可知 各以道德 為瑗 經義抗顏 弟子 人師任斯 孫胡 文之重風 香澤 動當世

請行遂以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諫官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治廣南州府諸軍皆受青節度。綱冬十月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目瑗既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為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闕孫復胡瑗為世通儒。至於論見不合而常相避者。要亦渣滓之

宋盡

秋青 兵法

者稱胡曰安定先生。稱孫曰泰山先生。不敢有所軒輊。然胡嘗與孫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范文正門下。及同在太學。而四方士多歸胡。居舍不能容。至拓步兵營以廣之。大學立朝廷。

宋盡也。人之全綱儂智高陷賓州。今廣西柳州府賓州。復入于邕。綱十二月狄青勒兵賓州。陳曙兵敗。青斬之以徇。行示。目青行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為。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會於崑崙關。在廣西南寧府城東。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名用等三十二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熾。驚。視也。諸將股栗莫敢仰視。

狄青 平廣 南

又下有司 取胡學以 爲法明得 於此不能 無動心焉 其常相避 不見也則 爭名爲累 雖賢者而 亦不免耶

綱。癸巳。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崑崙關。大敗儂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廣南平。青既誅陳曙。因按兵止營。令軍休十日。衆莫測賊。覘見上者。還言軍未即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孫沔將次軍。余靖爲殿。去。夕。次崑崙關。黎明。見五十三。整大將旗鼓。諸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度關。趣諸將會食關外。賊方覺。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初青請於帝以蕃從。左右翼擊之。縱宗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所爲。大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

狄青 不敢 誣朝

發明觀狄 青之用兵

級生擒賊五百餘。死者萬計。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由合江在南寧府城西南口入大理。今雲南大理府遲明猶黎也青按兵入城。斂屍築京觀。貫積尸封土其土謂之京觀左傳宣公十二年收晉尸以爲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其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廣南悉平。捷至。帝喜曰。青破賊。庸籍之力也。又曰。向非梁適言南方安危未可知也。詔余靖經制廣西。追捕智高。而召青沔還朝。後二年。靖募死士。使大理求智高。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首至京師。

身御識書

可謂好謀而成出人

綱夏五月高若訥罷以狄青為樞密使孫洵為副史

意表者矣賞平廣其峻功偉南功也綱以孫抃便為御史中丞韓絳奏抃非糾

綱才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

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捷給者謂之

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

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促令視事未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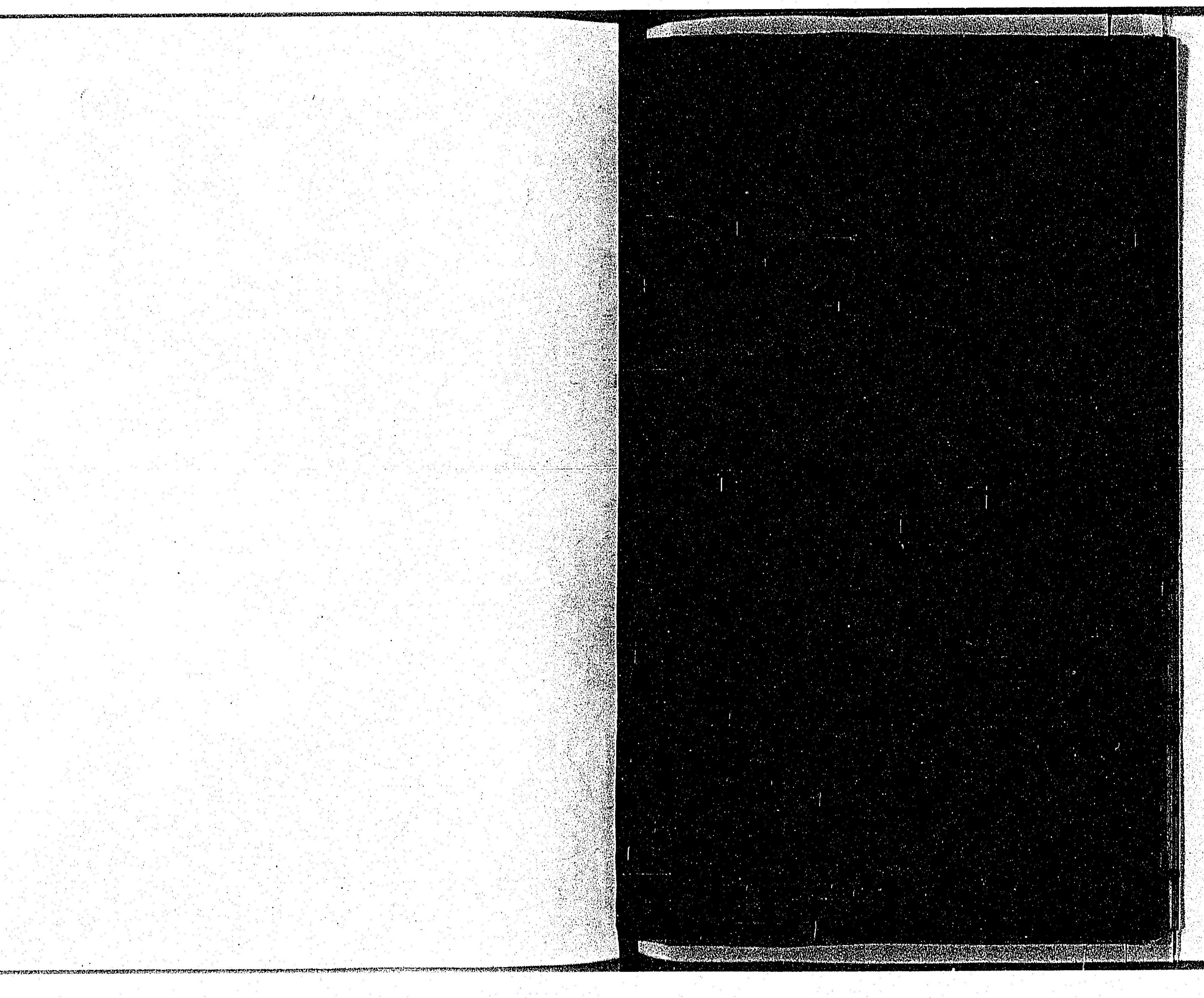
抃舉吳中復為監察御史抃未始識其面或問之抃

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唐韋澳廉靜寡慾不肯見高元格曰恐無呈身御史今

豈薦識面臺官邪綱秋七月龐籍罷八月以陳執

中梁適同平章事

註冠綱鑑易知錄評林卷六八



150
24

通鑑易知錄評林

卷之六
李素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冊	四 號	六 架	三 函	漢書門 類